

舞者

火卷

海岩

著

DANCER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舞者. 火卷/海岩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7. 6
ISBN 978 - 7 - 5063 - 3989 - 6

I. 舞… II. 海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80751 号

舞 者 (火卷)

作 者: 海 岩

责任编辑: 陈晓帆

装帧设计: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30 × 200

字数: 270 千

印张: 13

版次: 2007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3989 - 6

定价: 25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人生之苦 在于所求不得





海岩
著
DANCER

舞者
（火）卷

作家出版社

火卷

谁也不能预测未来，
让时间替那些寻找爱的人做主吧。

第一章
祸
009

第二章
谜
031

第三章
玷污
050



第四章
密探
068

第五章
暴露
087

第六章
惊
115

第七章
逃
140

第八章
噩
163

第九章
厄
190

第十章
亡命
211

第十一章
密语
234

第十二章
狰狞
254

第十三章
绝杀
275

第十四章
秘境
302

第十五章
盗
327

第十六章
闪婚
354

第十七章
无性
389

第一章
祸



这个故事缘起的地方，是一座名叫云朗的小城。在春夏相交的某日，小城忽然冷得反常。早行的汽车在坡地的街衢无声驶过，驱雾的车灯回避着沉睡未醒的小巷。小巷连绵起伏的台阶和这座小城同样古老，沿着雾中的危墙逶迤向上。台阶残损的一端被一幢三层的砖楼拦住，砖楼陈旧的灰色类似一天最初的光芒。楼顶的小窗半开半掩，俯视着坡地上散漫的古城，也面对着太阳将起的方向。

每天，高纯都是这个城市中最早醒来的一个，起床后的梳洗穿戴仔细而又迅速。爱打扮的习惯也许可以从床头的一幅照片上找到答案——一位腾空而舞的少年定格在画面的中央。和照片里舞蹈的男孩相比，此时的高纯已经长大成人。

从灰楼顶层的阁子间里跑下，高纯的动作依然保留了舞蹈的感觉，头颈端正，脊背挺直。他从灰楼的后门跑出的那刻，整条巷子尚且空无一人。

清晨高纯照例要去的地方，离那幢灰色的砖楼并不太远，他在并不太远的一片居民区里，敲开了一户人家的屋门。门里住的李师傅就是他的老板，从屋门破损的外观不难看出这位老板并不富贵——李师傅妻女三口，唯一的生产工具就是五年前买下的一辆富康轿车。一辆富康轿车加一张个体出租汽车的营业执照，确定了李师傅养家糊口的职业，也成就了李师傅的“老板”身份。为了物尽其用，这辆富康每天要在街上工作近二十个小时。李师傅每天傍

晚出车，一直开到半夜，这是生意最好的一个时段，而整个白天，他都在家睡觉，养精蓄锐，把车子租给高纯，说好白天的收入五五开，五五开也能让高纯一个月挣到八九百元。八九百元在小城云朗，完全可以丰衣足食。

在李师傅家里取了营业执照行车执照和汽车钥匙，高纯开走了停在门外的汽车。头一单生意就是往机场送客，单程百多公里。原以为今日财星高照，谁料在机场卸客之后等到中午，也见不到一个要去云朗的乘客，下飞机的人都是直奔铜源市区的。高纯守在机场的旅客出口问了大半天：“有去云朗的吗，有去云朗的吗？车子有空调……”直到太阳西斜，才熬不住了，开着空车打道回府。

人在倒霉的时候，心里的颜色都是灰的。开到机场高速公路的收费站时，阴沉的天上居然落了雨点。高纯摇下车窗交费，钱票也被雨水打湿。透过灰色的雨幕，他看到机场方向的收费口前，汽车排起了密集的长队。一辆红色出租车的后门忽然打开，跳下一个年轻的女孩。那女孩身穿黄色的衣裙，奔跑的动感飘逸如风，她几乎不费力气地跳过隔离的石墩，飞翔般穿过车道的逆流。红色出租车里有个男人摇下车窗，冲着女孩的背影大声叫喊。雨在这一刻忽然大了，那男人犹豫着没有下来。高纯只觉自己车头的挡风玻璃上，一片艳丽的黄裙瞬间漫卷，眼晕神移之际女孩已经绕到右侧拉开了车门，这一串画面快得高纯未及反应，身边已经坐稳了那位黄衣女孩，并且大声向他发出命令：

“开车！”

高纯没动，侧过身子，面露诧异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你不是出租车吗？我打车呀！”

那边红色出租车上的男人终于下车了，一身笔挺的西装不堪风雨。他歪歪斜斜地撑开了一把雨伞，试图攀上过膝的水泥隔墩，动作却远远不及女孩干净利索。女孩又喊了一声：“快开车！”身后的车辆也响起了催促的笛声，在西装男子终于越过水泥隔墩的同时，高纯踩下了油门，富康车轰地吼叫一声，冲出了公路收费站的出口。

这一天高纯还车的时间比平常晚了两个小时，他回到李师傅家时一辆公安的警车刚刚离去。李师傅上高二的女儿李君君早已放学，见高纯进屋便上来寒暄，寒暄的内容却让高纯吃了一惊。

“高纯哥你犯什么事了，警察都找到我们家来了。”

李师傅的老婆病了多年，在床上有气无力地管制女儿：“君君不要乱讲啊，高纯多本分啊，警察是来找他问事情的。”

李师傅把女儿叫回书桌：“哎，别一见高纯就疯，作业做完了吗？考不上大学你就得和高纯一样开出租去！”

父亲的严厉让女儿收束了笑容，缩回到书桌那边去了。李师傅这才把高纯拉到门外低声相问：“你不是拐卖妇女了吧，怎么把警察招到我们家来了？”

高纯无辜地眨眼，“警察找你干什么？”

“不是找我，是找你！”

“找我干什么？”

“你今天是不是在机场路拉了一个女的？”

“啊，怎么了？”

“拉哪儿去了？人家家里报警了，满城找她呢。”

“出了机场路她就下车了。”

这一老一少嘀咕着，声音下楼去了。李师傅收了车子的证照，照例查验了车况。很快，两人在门口分手。

“你以后把手机开着，”李师傅说：“那点电话费能省多少钱呀，要有急事可怎么找你！”

雨后的落日，绚丽如虹。

高纯回到了那座早出晚归的灰楼。

从很远处就能看到，这座砖楼顶层的阁子间是用木板搭出来的。阁子间低矮窄小，却连接着一个开阔无比的屋顶天台。屋内的陈设极其简陋，却安装了一根自来水管。高纯先接了水洗脸擦身，又用发胶喷了头发，不像日落而归，倒似新妆出门，直到打扮利落，才扣着新换的衬衫，匆匆上了天台。

转出天台狭窄的门道，壮丽的晚霞扑面而来，天边朦胧的红晕将一个少女修长的剪影，镀出一层玫瑰般的神幻，从那优美的轮廓不难认出，正是下午那位搭车的女孩。女孩面向燃烧的夕阳，手扶晾衣的木柱，右腿高高扬起，越顶绷直足尖，动作端庄稳定，姿态优雅舒展。

“我看过你的演出。”

高纯站在女孩的身后，他无意惊扰她的功课。但女孩还是把腿放了下来，飘然转身。

“你看的哪一场？”

“我在劳动剧场看的，是我原来艺校的老师给我的票。你跳得是个双人舞，我非常喜欢。”高纯顿了一下，说：

“可惜把名字忘了。”

“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，我叫金葵。金子的金，葵花的葵。”

“我是说，那个双人舞。”

女孩没有离开柱子，那柱子如同练功的“把杆”。她说：“啊，那个舞叫《冰火之恋》。没想到你也学过跳舞。”

冰火之恋……这名字有点残酷，让高纯沉默了瞬间，他接下去说道：“你跳得非常好，可惜你的舞伴有点显老。”

“他是我们剧团最老的演员，今年我们团让经理承包以后，我们经理就把他炒了。”

高纯见怪不怪：“吃青春饭的行业，都是残酷的行业。”

女孩的目光，有几分感叹，不是对舞蹈，而是对高纯，“所以你从艺校毕业后宁可去开出租车，对吗？跳舞只能跳到三十岁，开车可以开到六十，对吗？”

高纯苦笑一下，笑得万般无奈：“不，我热爱跳舞，我为她辛苦了整整六年，舞蹈就像我最爱的一个女人，准备和她过一辈子的女人。可没想到我从艺校刚一毕业，这个女人就把我甩了。”

“为什么把你甩了？”女孩不解：“你受伤不能跳了？”

“我没钱了。”

“跳舞要钱吗？”

“要跳舞，就必须活着，要活着，就必须有钱。你们歌舞剧团连着两年都不招男的，我也没有你那样一个开酒

楼的老爸，我要想让自己活着，就必须挣钱。”

女孩讶然：“你爸爸妈妈……不能帮你？”

“我妈去世了。”顿了一下，高纯又说：“我没见过我爸。”

说起父母，高纯的声音平平淡淡。或许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早已没有即兴的伤感：“我想挣点钱，然后到南方去，我有很多同学都到南方去了，就算进不了团，南方很多酒吧夜总会也都有舞蹈表演。不过我两年多没练了，身上已经有点沉了。”

女孩微微咧开嘴角，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，“没关系，我可以帮你练啊。”

高纯也咧开嘴笑了：“好啊，咱们一起练。”

这一夜是高纯租下这间阁楼后第一次露宿天台。清晨的寒意尚未退去，他就在这里迎来了第一道曙光。阁子间的床上，那个名叫金葵的女孩还在熟睡，以致高纯每日不可省略的梳洗打扮，不得不进行得蹑手蹑脚。

此时的巷子照例安静无人。高纯沿着不规则的石阶向坡下跑去，步伐姿态意气风发，比往日更多了几分由衷的兴奋。

他把车子开出李师傅家的第一个去向，正是他曾经梦寐以求的地方。云朗歌舞剧团位于这个城市的凹地，与他栖身的坡地各处两端。从李师傅家出发穿过云朗全城，街道渐渐宽敞平坦。歌舞团的院子也十分开阔，只是院中那幢楼房老旧不堪。按照金葵昨晚的交代，高纯在楼内练功房旁边一间小屋的门外，敲醒了睡眠惺忪的剧团经理。